



苦儿流浪记

〔法〕 埃克多·马洛 著

苦儿流浪记

J 565.84
M off

[法] 埃克多·马洛 著

尤颂熙 译

Allegretto

CHANT

Fe-nest-a vacia e patrona cru-

Vor-ria an-re ven-tare no pic-

PIANO

de - - - te - - - Quan -
ciuot - - - to - - - Co -

de - - - te - - - Quan -
ciuot - - - to - - - Co -

de - - - te - - - Quan -
ciuot - - - to - - - Co -

Hector Malot
SANS FAMILLE
HACHETTE, PARIS, 1978
根据法国阿赛特出版公司1978年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方 平

封面设计：周志宇

苦 儿 流 浪 记

〔法〕埃克多·马洛 著

尤颂熙 陈莎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9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8.25 插页：4 字数：410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 7-5012-0019-x/I·7 统一书号：10003·050

定价：4.00元

《苦儿流浪记》序

王子野

《苦儿流浪记》是19世纪法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作者埃克多·马洛是位颇有才华的多产作家，一生写了七十多部小说，本书是他的代表作，曾荣获法兰西学院的嘉奖。它自1878年出版问世，一百多年来不断再版重印，并在国外被译成多种文版流传，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本书故事情节曲折，文笔流畅，读起来引人入胜。作者通过本书主人公雷米长期流浪的苦难历程，非常生动地塑造了当时法国下层社会中许多正直可爱的典型人物，有心地善良的农妇，勤劳能干的花匠，足智多谋、临危不惧的老矿工，还有勇敢、机智的小流浪者，忠于职守的煤矿工程师，所有这些人物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一个意大利老艺人，作者运用工笔画的技法把他刻画得惟妙惟肖。他虽然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但人穷志坚，从不屈服于强暴，始终坚持正义，反对邪恶。

作者还通过对主人公种种不平常遭遇的描写，热情地讴歌和颂扬了母爱。一个失去了母爱的弃儿处境是多么悲惨啊！主人公说：“一个孤儿就象大海里的一叶小舟，任凭风吹浪打，没有灯塔的指引，没有避风港可泊。”于是他到处流浪，想寻找到失去的母爱。他曾把意大利老艺人和把他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老花匠当作自己的父亲，但是这些亲人保持不久，一个一个又离他而去。

在生与死的斗争问题上，作者着意刻画了两位形象高大的人物，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意大利老艺人。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老艺人蹒跚地往前走去，但终因饥寒交迫，体力不支而倒下去。当他生命垂危的时候还想方设法保护孤儿，叫孤儿紧抱小狗，让狗的体温来拯救他的生命，而他自己则勇敢地去迎接死神的到来。另一位是年逾花甲的老矿工。当矿井被水冲淹时，他第一个跑到梯子旁边，但却没有抢先逃生，而是让别人先上。作者描写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并没有浓涂重抹，而是淡淡几笔就把这些人物的崇高心灵描绘出来了。

本书除了正面人物之外，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这就是主人公的叔叔。他趁兄嫂病危之际，偷偷地想把侄儿卖走，以便由他自己来继承家业和爵位。其手段之毒辣，为人品格之低劣令人发指。通过这个典型人物，作者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和贪婪揭露无遗。

《苦儿流浪记》出版问世后不到半个世纪就流传到我国。就我所知，第一个中译本是在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又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了一个简编本，改名为《苦儿努力记》。解放后1957年就出了两个译本：一是沙里根据托尔斯泰口述的俄译本重译，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流浪儿》；二是傅辛从法文版的简易读物翻译过来的，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书名《苦儿流浪记》。以上几种译本有的是从其他文字转译的，有的虽是根据法文，却是从简编本译出的，显然都不合理想。有鉴于此，尤颂熙、陈莎二同志设法找到法国阿赛特出版社1978年的最新版本（其实它是1878年原版的重印），经过认真研究，然后着手逐字逐句重新翻译出来，这是根据原文的全译本。尤、陈二同志对中、法文都有相当修养，他们的译文是信得过的，虽不能说已达尽美尽善的高度，但后来居上是可以肯定的，比以前的所有旧译总是跨进了一大步，我衷心向他们表示祝贺。

目 录

第一 部

| | |
|----------------------------|-----|
| 第 一 章 在村里..... | 2 |
| 第 二 章 养 父..... | 9 |
| 第 三 章 维塔利斯先生的卖艺班子..... | 18 |
| 第 四 章 老 家..... | 29 |
| 第 五 章 途 中..... | 38 |
| 第 六 章 我的第一次表演..... | 44 |
| 第 七 章 我学习读书..... | 54 |
| 第 八 章 翻山越岭..... | 62 |
| 第 九 章 我与脚蹬七里长靴的巨人相遇..... | 66 |
| 第 十 章 在法庭上..... | 74 |
| 第 十 一 章 在船上..... | 85 |
| 第 十 二 章 我的第一位朋友..... | 105 |
| 第 十 三 章 捡来的孩子..... | 118 |
| 第 十 四 章 雪和狼..... | 125 |
| 第 十 五 章 约利—科尔先生..... | 145 |
| 第 十 六 章 进巴黎..... | 158 |
| 第 十 七 章 卢尔西纳街的一个“班主” | 166 |
| 第 十 八 章 让蒂利采石场..... | 182 |
| 第 十 九 章 丽 丝..... | 191 |
| 第 二十 章 花 匠..... | 204 |
| 第二十一章 妻离子散..... | 212 |

第二部

| | | |
|--------------|-----------------|-----|
| 第二十二章 | 前 进..... | 232 |
| 第二十三章 | 一个黑色的城市..... | 254 |
| 第二十四章 | 推车工..... | 266 |
| 第二十五章 | 水 灾..... | 275 |
| 第二十六章 | 在掌子里..... | 289 |
| 第二十七章 | 得救了..... | 303 |
| 第二十八章 | 音乐课..... | 325 |
| 第二十九章 | 王子的奶牛..... | 335 |
| 第三十 章 | 巴尔伯兰妈妈..... | 355 |
| 第三十一章 | 老家和新家..... | 371 |
| 第三十二章 | 巴尔伯兰..... | 381 |
| 第三十三章 | 寻 找..... | 396 |
| 第三十四章 | 德里斯科尔一家..... | 410 |
| 第三十五章 | 我的所谓父母..... | 420 |
| 第三十六章 | 卡皮的堕落..... | 430 |
| 第三十七章 | 美丽的襁褓是一个烟幕..... | 435 |
| 第三十八章 | 圣诞节的夜晚..... | 445 |
| 第三十九章 | 博 勃..... | 469 |
| 第四十 章 | “天鹅”号..... | 480 |
| 第四十一章 | 母子相认..... | 490 |
| 第四十二章 | 团 聚..... | 502 |

第一 部

第一章

在村子里

我是一个被人捡来的孩子。

八岁以前，我也象所有的孩子一样，以为自己有一个妈妈，因为在我哭的时候，就有一个女人温柔地把我抱在怀里，摇晃着，我也就不再哭了。

当我在小床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走过来吻我，当十二月寒风把雪花吹落在结有冰花的玻璃窗上的时候，她一边用自己的双手暖和着我的脚，一边哼着歌曲，这几首歌儿，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当我在沿着长满草的土路或在长满野生植物的荒地上放牧我们的奶牛，突然遇到暴雨时，她总是急忙跑来，用她的羊毛裙子把我的头和肩裹着，领我回去。

当我同小伙伴吵架时，她总是听着我的诉说，用好言好语安慰我或者开导我。

她对我说话时的态度，她看我时的神情，她对我的疼爱，她责备我时的那种温情，这一切以及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事，使我相信她就是我的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她只是我的养母。

我的家乡，更确切地说是我在那里长大的村庄，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家乡，没有出生地，也没有爸爸、妈妈。我度过童年的村

庄叫做夏瓦依，这是法国中部最贫穷的一个地方。

这贫穷不是由于村民的懒惰或是他们甘愿受穷，而是处于土地贫瘠的境况中。土层很薄，要想取得好收成，就得有肥料或改良土壤，但是这里就做不到。因此，在那个时候农田很少，到处是长满砍石南和染料木的丛林，丛林的尽头是荒野，寒风吹打着荒地上枯萎的、稀疏的树丛，在这里和那里，树枝歪歪扭扭，参差不齐。

山岗上见不到好看的树，在山沟、河边，那儿有小块的草地，生长着巨大的栗树和挺拔的橡树。

我度过童年的家就在一个山沟里，一条小河在门前流过，湍急的河水流入卢瓦河的一条支流。

八岁以前，我在这个家里从未见过男人，然而我的母亲不是寡妇，她的丈夫是个石匠，象当地许多工人一样，在巴黎做工。自从我懂事以后，从未见过他回家，只有偶尔有人回村时带个口信回来。

“巴尔伯兰妈妈，您的男人身体很好，他叫我告诉您，他有活干，这是他托我带回来的钱，您要不要点一点？”

就这样，巴尔伯兰妈妈对于这些消息感到十分满意：她的男人身体健康，有活干，生活过得下去。

巴尔伯兰长期住在巴黎，不是因为他同妻子的关系不好。他们长期分居，根本不是由于家庭不和睦。他住在巴黎是因为那里有活干，就是这个原因。他需要积蓄钱。当他年老体衰不再能干活时，就可以回家同老伴在一起靠这些积蓄过日子了。

十一月的一天，正当夜幕降临时，一个陌生的男人停留在我家院子的篱笆前。我正在门口忙着撅干树枝，他没有推开篱笆门，只是抬头看我，他问我巴尔伯兰妈妈住在这里吗？

我请他进来。

咯吱一声，他推开了篱笆门，慢慢地朝屋子走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身上沾满泥浆的人，身上的泥有的是湿

的，有的已经干了，从头到脚都是泥，一看就知道他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很久。

巴尔伯兰妈妈听到我们的说话声，马上跑了出来，正好与这个刚要跨进门槛的男人碰个正面。

“我从巴黎带消息来了。”他说。

这句简单的话，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但是这说话的语气和以前完全不同，过去还说：“您的男人身体很好，有活干。”

“呀！天哪！”巴尔伯兰妈妈紧紧捏住双手喊了起来。“热罗姆出事了吗？”

“嗯，但是您不用惊慌。是的，您的男人受了伤，这是真的；他还活着，不过可能要残废了。现在他在医院里。我刚出院。在医院里，我们两人的床紧挨着，因为我要回家，他托我把发生的事告诉您。我不能多呆了，我还有三里路要走，天也快黑了。”

巴尔伯兰妈妈想知道得更详细些，劝那个人留下来吃晚饭。她说：“路不好走，听说树林里有狼，明天早晨再走吧！”

陌生人坐在靠近火炉的角落里，他一边吃饭一边给我们叙述不幸事件发生的经过：巴尔伯兰半个身子被压在倒塌下来的脚手架底下，有人说是他不该呆在那个地方，因此老板拒绝付给他任何抚恤金。

“可怜的巴尔伯兰真不幸，真不幸。”他说，“有些居心不良的人从中捞到好处，可是您的男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他一边烤着他那沾满污泥变硬了的裤腿，一边重复着‘真不幸’，语气十分沉重，似乎在说，对巴尔伯兰说来，如果因为残废可以拿到一笔钱的话，那他是情愿成为残废的。

他把事情经过讲完后说：“我让他上法院去告老板。”

“上法院，这要花很多钱！”

“是啊，要是官司打赢了呢？”

巴尔伯兰妈妈想到巴黎去，但是路途这样远，旅费那么贵，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镇上去向神甫求教，他认为在未弄清楚此行对其丈夫是否有利之前，不要动身前去。他写信给巴尔伯兰住院治疗的医院里的神甫，几天后，他接到回信说，不用巴尔伯兰妈妈去了，只是要寄一些钱给她丈夫，因为他要为受伤的事控告他的老板。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了，巴尔伯兰经常写信来要钱。最后一次，从来没有这样急迫过，他在信上说，如果没有钱，就先把奶牛卖掉。

只有那些曾在农村中同农民一起生活的人才知道，“卖奶牛”这三个字所带来的痛苦和忧伤。

奶牛，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它是一种反刍动物；对于旅行者来说，牛在草地上吃草，黑色的鼻尖上沾满了露水，构成一幅极妙的风景画；对于城市里的孩子来说，它是咖啡牛奶和奶酪的来源。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奶牛的价值要比这些高得多。即使家境贫寒、人口又多的家庭，只要栏里有一头奶牛，就有了保障，不致忍饥挨饿。有一根缰绳或一根麻绳系在牛脖子上，一个小孩牵着奶牛，在长满青草的地方放牧就行了，因为那里的青草不属于任何人。晚上，全家人的汤里有黄油，土豆里浇上奶汁。父亲、母亲、孩子，总之，大人、小孩，大家靠着奶牛过活。

巴尔伯兰妈妈和我，就是靠着我们的奶牛过活的。我们几乎从未吃过肉。我们这头奶牛不仅供给我们饮食，而且还是我们的伙伴、朋友，不要以为奶牛是一种笨拙的牲口，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聪明、很有教养，如同受过良好教育的动物。我们抚摸它，同它说话，它懂得我们的意思；它那两只充满温柔的又大又圆的眼睛，很善于向我们表达它的意愿和感情。

总之，我们爱它，它爱我们，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现在我们要分开了，因为只有“卖掉奶牛”才能满足巴尔伯

兰的要求。

一个商人来到家里，他仔细地打量着奶牛罗塞特，在它身上摸了半天，很不满意地摇着头，并且一再重复说：这头奶牛根本不合他的心意，说是穷人的奶牛，不好转卖出去，不出奶，出不了好奶。最后他说他买下来，这是出于好心，为了帮巴尔伯兰妈妈的忙，因为她是一个善良的人。

可怜的罗塞特似乎懂得这一切，它怎么也不肯离开牛栏，它哞哞地叫起来。

“到后面去，把它赶出来。”商人对我说并把挂在他脖子上的鞭子递给我。

“不能这样。”巴尔伯兰妈妈说。

她手拉缰绳，亲切地对奶牛说：“过来，我的宝贝，过来。”

罗塞特不再抗拒了，顺从地上了路。商人把它拴在马车后面，于是它被迫跟着马走了。

我们回到了家里，很长时间还能听到它的叫声。

没有牛奶、没有黄油。早晨一块面包，晚上土豆蘸咸盐。

在卖掉罗塞特之后不久就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①去年过节的时候，巴尔伯兰妈妈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鸡蛋煎饼和馅饼，我吃了很多很多，她高兴极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罗塞特，用牛奶和面，用黄油爆锅。

而现在呢，没有罗塞特，没有牛奶，没有黄油，没有狂欢节，我凄凉地自言自语。

巴尔伯兰妈妈为我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她是不喜欢向人家借东西的，可是她还是向一家邻居借了一杯牛奶，又向另一家借了一块黄油。当我中午回家的时候，巴尔伯兰妈妈却让我吃了

① 天主教的复活节前有四十天的长斋期，叫封斋，在封斋前是狂欢节，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是星期二，是最热闹的一天。——译者

一惊，我看她正在往一个瓦罐里倒面粉。

“嗳，面粉。”我在走近她时说。

“是呀，”她笑嘻嘻地说，“这真是面粉，我的小雷米，小麦面；啊！这味道多么香！”

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真想问问这些面粉该做什么，正因为我非常想知道，我却又不敢开口。再说，为了不让巴尔伯兰妈妈伤心，我不愿意说我知道是过狂欢节。可是她却看着我说：“用面粉做什么？”

“做面包。”

“还有呢？”

“面糊。”

“还有呢？”

“真的，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不敢讲。你知道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要吃鸡蛋煎饼和馅饼。可是你知道我们没有黄油，没有牛奶，你不敢讲，是吗？”

“哦！巴尔伯兰妈妈。”

“我早就猜到了，为了让你高高兴兴过个节，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看看木箱里有什么。”

我赶快打开盖子一看，里面有牛奶、黄油、鸡蛋和三个苹果。

“把鸡蛋给我，”她说，“我打鸡蛋，你削苹果。”

在我把苹果切成薄片的时候，她把鸡蛋倒入面粉里，动手和面，不时地加一勺奶。

面和好后，巴尔伯兰妈妈把瓦罐放在热火灰上，好让面发得快些。现在要耐着性子等到晚上，因为这是我们的晚餐，那时才能吃到鸡蛋煎饼和馅饼。

说实在的，我得承认，白天似乎太长了，我不止一次地揭开盖在瓦罐上的布看看。

“你这样做，面会凉的，会发不起来。”巴尔伯兰妈妈说。
面发得很好，鼓起来了，出现气孔了。发酵的面团表面裂开了，散发出鸡蛋和牛奶的香味。

“把柴火准备好，”她对我说，“要把火烧旺点儿，别让它冒烟。”
蜡烛终于点起来了。

“添木柴，生火吧！”她对我说。

我正焦急地等着这句话，因此无需说第二遍。炉子里很快燃起了熊熊火焰，闪烁的火光把屋子照亮。

巴尔伯兰妈妈从墙上取下煎锅，把它放在火上。

“把黄油递给我。”

她用刀尖挑了象小核桃一样大的一块黄油，放在锅里，嚓吱一声在锅里溶化了。

一种好闻的、讨人喜欢的香味，我们好久没有闻到了。

锅里的轻微的噼啪声和黄油的吱吱声，奏出一支令人愉快的乐曲。

尽管我完全被这种乐曲声所吸引，但我仿佛听到在院子里有脚步声。

这个时候，谁会来打扰我们呢？可能是一个邻居来借火吧。

但是我立即就不再想它了，因为巴尔伯兰妈妈已经把勺子放在瓦罐里，白色的面浆象布帘一样轻轻地滑落在平底锅里。难道在这个时刻，还能让自己分心吗？

一根木棍敲击着门槛，门突然开了。

“谁呀？”巴尔伯兰妈妈问，她的身子纹丝未动。

一个男人进来了，火光照着他，我看他身穿白色工装，手里拿着一根粗木棍。

“这里过节呢？你们过吧，不必拘束。”他粗声地说。

“呀，天哪！”巴尔伯兰妈妈惊叫起来，急忙把锅放在地上，“热罗姆，是你呀。”

她拉着我的手朝那个男人走去，她说：“这是你的父亲。”

第二章

养 父

我走过去拥抱他，他举起木棍挡住我并问：“这是谁？”“雷米。”

“你不是对我说……”

“是呀，但是……这不是真的，因为……”

“啊，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他举着木棍朝我走了几步，我本能地往后退了。

我做什么了？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我走过去拥抱他，而他用这种态度对待我？

我心绪很乱，来不及细想这些问题。

“我看到你们在过狂欢节，”他说，“很好！我饿极了。晚饭有什么吃的？”

“我在做煎饼。”

“我看见了，但是这点儿煎饼给走了十里路的人吃行吗？”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我们不知道你回来。”

“怎么？晚饭连一点吃的也没有？”

他看了一下周围。

“这里有黄油。”

他抬头看看房顶上过去挂肥肉的地方。可是，很久以来，钩子上是空着的，现在房梁上仅有几挂大蒜和葱头。

“这里有葱头，”他说着就用木棍把一挂葱头捅下来。“四五个葱头、一块黄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汤。把你的煎饼拿出来，把葱头放在锅里烩烩。”

把煎饼从锅里拿出来！巴尔伯兰妈妈什么也没有说，赶紧按照她男人的吩咐做了，而巴尔伯兰却坐在炉子旁边的一条板凳上。

我不敢离开他用木棍把我挡住的那个地方，我靠着桌子望着他。

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有一副令人生畏的面孔，神情呆滞，他头部由于受过伤向右肩歪着。这副难看相使人一见就感到不安。

巴尔伯兰妈妈把锅放回火上。

“你就用这一小块黄油给我们做汤？”他说。

他自己端起黄油碟子，把一整块黄油全都放入锅里。

没有黄油了，今后也不会有煎饼了。

要是在别的时候，我一定会对这件倒霉的事感到十分伤心，然而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再去想煎饼和馅饼了，我只是在想，这样的人竟然是我的爸爸。

“爸爸，我的爸爸！”我不由自主地重复着。

我从来没有仔细地想过爸爸是个什么模样，而只是模模糊糊地、本能地认为，不过是说话嗓音粗一点的妈妈，但是，我看到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感到非常难过。

我要拥抱他，他却用木棍把我推开，为什么？在我拥抱巴尔伯兰妈妈时，她从来不推开我，恰恰相反，她抱着我，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你不要象冻僵了似的，呆着一动不动，”他说，“把盘子放在桌子上。”

我马上服从。汤烧好了。巴尔伯兰妈妈往每个人的盘子里盛上汤。

他离开放着炉子的那个角落，来到桌子旁边坐下，开始吃了